



〔美〕本·韦德尔 戴维·哈普古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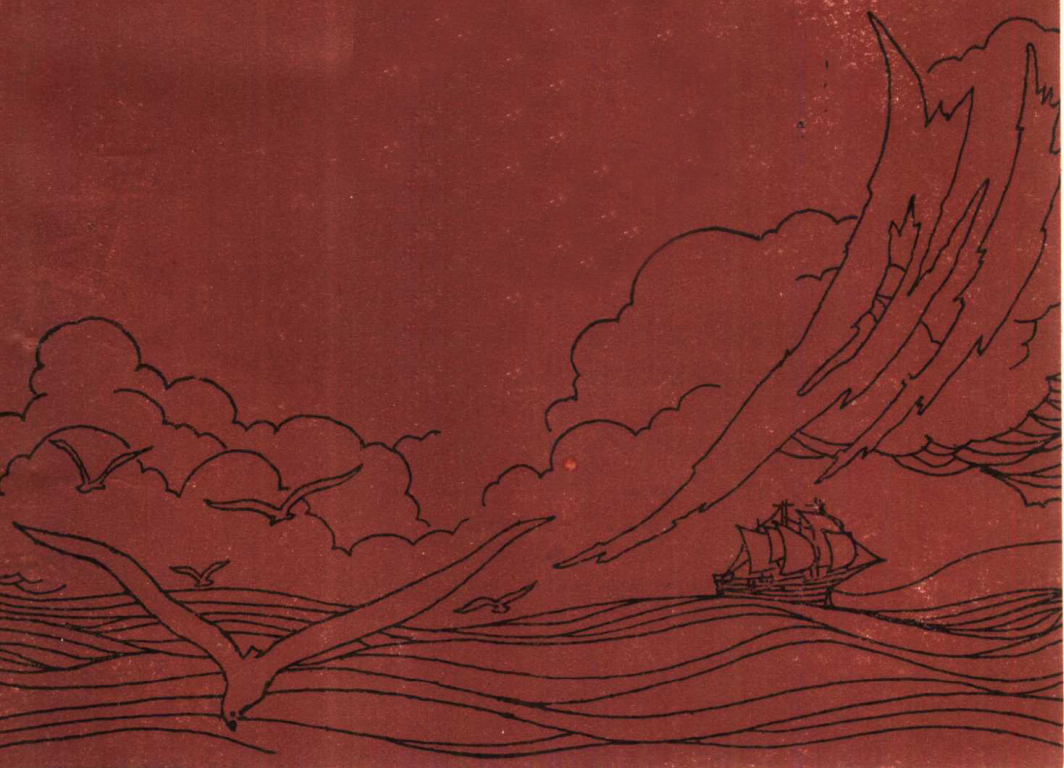
邓峻枫 译

拿破仑之死

拿破仑之死

〔美〕 本·韦德尔 著
戴维·哈普古德

邓峻枫 译



拿破仑之死

〔美〕 本·韦德尔 合著
戴维·哈普古德

邓峻枫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2 字数: 150 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10397·73 定价: 1.40元

第 一 章

1821年5月

圣赫勒拿岛长林

英国守军的炮声消逝在苍茫的暮色中，夕阳收回了最后一缕如血的霞光。拿破仑皇帝叹了一口气。恭候在御前的医生看着手表，计算着时间，等他再次叹气。十五秒钟过去了，三十秒钟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皇帝的眼睛突然又睁开了。另一位守在皇帝头前的医生立刻上去帮他合上眼睛。皇帝的眼皮闭上了，脉搏停止了跳动。此时正是五点四十九分，拿破仑与世长辞了。

料理丧事的责任首先落到马尔尚头上。在圣赫勒拿岛上的五年半流放中，他一直是拿破仑的主要内侍。他时年三十，身强力壮，为侍候拿破仑甘愿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他忠于拿破仑，认为他即使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在漫长而缓慢的流放岁月里，住在长林的拿破仑随从们相互之间时常争吵，但马尔尚从不介入。在流放结束之前，他从不寻找任何理由回家。在最后几个月里，马尔尚一直守候在皇帝的床边。为了表彰他的忠诚，垂死的拿破仑任命他和另外两名随从军官一起担任他的遗产的遗嘱执

行人。忠实的马尔尚毕生为拿破仑效劳，此时受命料理丧事。

马尔尚同助理内侍一起用科隆香水洗净皇帝的遗体，把遗体从作为病房的起居室移进卧室，安放在跟随他南征北战的铁架帆布床上。小卧室布置成了殡仪馆：墙壁挂上了黑布，祭坛上点着蜡烛，一位神父正在背诵祷文。马尔尚端详拿破仑的遗容，觉得他比在痛苦而缓慢垂死的最后几个月中的面容要年轻二十岁。

“我的死期不远了。我死后，”拿破仑曾对他的医生说，“我要你解剖尸体……责令你仔细检查有无问题。”由于拿破仑的身体逐渐神秘地失调，他坚持要进行尸体剖检。“你不知道我的症结在哪里，”他在死前三周对医生说，“只有解剖才能知道。”因此，第二天下午两点安排了尸体解剖。马尔尚花了一个上午为此作准备。他在弹子房摆好搁板桌，拿破仑生前常在上面摊开心爱的地图，重温他所经历过的战役。弹子房是长林二十三个房间中最大最亮的一间。长林是一个散乱延伸、光线阴暗的建筑。除了最初的几个月之外，拿破仑及其随从们在此度过了流放的岁月。拿破仑赤裸的遗体安放在搁板桌上铺好的床单上。

快到两点时，参加者和观察者鱼贯而入弹子房。在十七人中有路易·马尔尚和其他侍从们；两名法国军官蒙托隆和贝特朗；圣赫勒拿岛英国总督的代表；七名医生。

即将开始的尸体解剖定会成为政治事件，在场的每个人都心照不宣。英国总督赫德森·洛爵士已派了手下的一名军官，乘第一艘快船，把拿破仑的死讯带到英国去，但也得需要航行两个月。这正是从英国到俄国、从西班牙到瑞典的欧

洲各国王室所期待的消息，他们为此已等待了漫长的六年！现在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高居王位了。

最感到放心的莫过于法国的路易十八国王了。他是在拿破仑最后兵败滑铁卢之后，被外国军队拥上王位的，是一位软弱、没有威望的君主。二十年来，拿破仑首先是法国革命中响当当的青年将军，而后成为法国皇帝和大陆的主宰，使欧洲的贵族统治闻风丧胆。在那些岁月里，他领导他的天下无敌的军队，粉碎了国王们的军队，把革命的火种撒遍欧洲。现在，他终于去世了，国王们但愿革命也随着他一起被埋葬。

拿破仑死了，但他是怎么死的呢？又是何为死的呢？为什么一个象他这样精力旺盛的人会早逝于五十一岁的年纪？拿破仑在流放期间，身体逐渐变得虚弱，他的健康恶化的原因成为长林的法国人与英国守军之间争论的焦点。流放者们抱怨圣赫勒拿岛上的气候，谴责英国政府蓄意把拿破仑流放到那里置于死地。拿破仑的两位常驻医生诊断他的病症和死亡是由“气候流行病”所致。英国总督赫德森·洛非常害怕因此而使他本人和他的政府遭到责怪，便叫来一名英国军医，却诊断拿破仑患的是肝炎，仍把病因归咎于岛上的环境。所有这些，都已为此刻聚集在弹子房、等候解剖的十七人所熟知。

七名医生中，有六名是英国军医，他们均服从于赫德森·洛之命，深谙尸检的发现在政治上的影响。另一名医生是弗兰西斯科·安通马尔基。他是一位三十岁的科西嘉人，攻读过病理学专业，是拿破仑最后十八个月余生中的私人医生。根据拿破仑生前的要求，安通马尔基将执行尸体解剖的职责。

英国医生则出席观察。年轻的科西嘉医生开始解剖拿破仑的尸体了，聚集在室内的人们都寂无声息地注视着。他剖开拿破仑的胸腔，展出主要脏器让医生们检查。他拿出心脏，放进装有酒精的银罐里密封好。拿破仑曾下令将他的心脏送给他的遗孀玛丽·路易斯（但后来英国总督命令将心脏与尸体一起埋葬）。安通马尔基又取出胃来，大家一致认为拿破仑的致命病症在胃里，便打开胃检查。安通马尔基曾一度建议检查脑部，他说：“因为皇帝的大脑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位。”遗嘱执行人愤慨地拒绝了他的请求，说在遗体上作必要的解剖查明死因之外，决不能再肢解了。医生们检查完脏器后，使用芳香剂洗净胸腔——因为没有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油。安通马尔基用外科手术针缝合好他打开的切口。

除了安通马尔基和马尔尚之外，人们都离开了弹子房。医生请内侍帮他测量遗体的尺寸，记录解剖的发现。在拿破仑生前时常帮他穿衣的马尔尚，最后一次履行他的惯例职责，给拿破仑的遗体穿上衣服。在另一名仆人的帮助之下，马尔尚给死者把衣服穿好。他后来回忆道：“我们给他通身穿上皇家近卫骑兵军服。里面穿的是雪白的衬衣，套上雪白的薄纱围巾，围巾外是黑色的丝领，并用扣子扣紧；腿上穿的是白色长丝袜，白羊毛裤子以及白羊毛马甲。红色线饰的绿色近卫骑兵服上挂满荣誉军团的勋章（荣誉军团是拿破仑创建的），铁皇冠勋章和团结勋章。脚上穿马靴，头上戴的是三色章的帽子。”

下午四点，解剖开始后的两小时，马尔尚与其他仆人一起把皇帝的遗体抬回卧室，放在他临死睡的铁架帆布床上。在解剖中沾满血迹的床单被马尔尚和大伙剪成小块，作为纪

种			②种子 鋤翻入土， 比扫的入土 較有保証， 所以出苗數 較一般高一 倍到一倍以 上。
育苗中田間管理	种后第二年揀樹 叶一次，四月拔草一 次，七月即可移植。 这时黃連苗子已長成 2——3寸高，3——5 个叶子。	第二年四 月、七月各拔草 一次，八月施肥。 第三年三、四月 苗高四、五寸，五 个叶子时移植； 也有到第四年苗 子長好开始移植 的。	
移植	下种后第二年七 月移植，从地里挖出 后，剪去須毛，洗淨 泥土，用通过风輪吹 出的菜子炒熟磨面50 斤，分株粘在黃連根 上拌栽。	第三年三、 四月間移植，从 地里刨出后洗淨 泥沙，并剪去老 根（須根），留 約長一寸的新根 栽植。	馮祖偉 七月移植的这 好处是：这 时由热轉 凉，草木逐 漸枯萎，黃 連幼苗既不 受炎熱曝 晒，又不受 杂草威胁， 給黃連健壯 发育創造了 条件。

仑定下的宣读遗嘱的时间。在蒙托隆窄狭的舱间，马尔尚同另两位遗嘱执行人亨利-格拉顿·贝特朗——拿破仑皇宫的宫廷总管和蒙托隆同时出席。在场的还有一位神父安吉洛·维吉拉里，他是遗嘱签字的见证人。

蒙托隆和贝特朗是唯一伴随拿破仑流放的军官。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两个成为拿破仑喜爱的对手。在最后几个月，风流倜傥、精明圆滑的蒙托隆战胜了默默寡言、孤独谦让的贝特朗，尽管贝特朗侍奉了拿破仑多年。蒙托隆被任命为首席遗嘱执行人，并由于信赖而保存遗嘱。现在他的胜利是完全彻底的：他将宣读遗嘱，而他的对手只能默默地恭听。

蒙托隆拆开文件的蜡封，拿起遗嘱，用廷臣圆滑的声音大声念起来。路易·马尔尚听着主人的遗嘱，不禁回忆起那些痛苦的日日夜夜。四个月前，垂死的拿破仑挣扎着把遗嘱写到纸上。在最后的几个月中，马尔尚一直侍候在拿破仑的榻边。他比流放中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拿破仑每天的病痛。马尔尚记得拿破仑支撑在病榻上，写下一页又一页字迹模糊的遗嘱。他的写作常常被可怕的痉挛所打断，床单被呕吐物和墨迹所沾染。拿破仑挣扎着控制自己虚弱的身体，继续写下去。他要把最后的信息传递周围的人们——传递给他曾经统治过的遥远的欧洲大陆。

蒙托隆在小舱房里对他们三人宣读的文件内容正是他们期望从立遗嘱者那儿得到的。拿破仑在临终的时候仍然思虑周到。他在遗嘱里把自己的私人财产都作为纪念品分别赠送给随从们，甚至还记得遗赠给那些早年为他效过力的人们。路易·马尔尚听了拿破仑给他的遗赠，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涌上

三 三原試种甘遂的初步經驗

三原是甘遂的一个主要产地。由于甘遂习惯生在地边、坟盤和土坡上，在土地連片、开荒时最容易被鏟除掉；同时甘遂又是多年生，如不及早轉为人工培植，逐漸将会絕种。党政对甘遂轉野生为人工培植，是很重視的，历年来都作有生产安排，由于种子和技术沒有解决，前几年都沒搞起来。1958年春三原药材商店在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决定一定把甘遂試种下去。在党政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历史上从来沒有人培植过的野生甘遂，試种了4亩。主要經驗有以下几点：

1. 緊密依靠党政 当1958年3月27日县商店派干部到产地收購甘遂种子（是种根）时候，事前由县人委通知产地乡人委，然后由乡人委轉介紹到农业社的。到了社以后，通过社干會議，社員大会，把培植甘遂的重要意义，作了詳細介紹，因而取得广大社員的支持，特别是社干部在群众一度找不到甘遂，不愿意生产的时候，亲自帶領派下去的同志找产地，并亲自挖回来一些启发社員，才进一步展开了甘遂种子的收購。

2. 就地收購，就地保管 当下乡收購时 就帶上了秤和現金，使农民生产后，馬上就能出售，而且多少都收，大大便利了农民，使一些半劳的老汉和娃娃們，都可以

“英国寡头政治集团及其雇佣的凶手
谋害了我，使我过早地去世。”

正如拿破仑所料，他的最后的谴责立刻在欧洲得到了强烈的反响。

“骆驼号”于八月二日在普利茅斯抛锚停下，即蒙托隆对同行的遗嘱执行人宣读遗嘱的一星期之后。路易·马尔尚发现轮船靠岸时，鲜肉供应只有两只羊了。拿破仑去世的消息已在一个月前由另一艘快船传递出去了。在港口等待登陆许可时，马尔尚看见了六年前运载他们去圣赫勒拿岛的“诺森伯兰”号轮船，就象进入了恶梦一般。

得到登陆许可后，马尔尚便把三口铅封的纪念品箱卸到岸上，他立刻被友好的人群所包围，向他询问圣赫勒拿岛的情况。英国人的友好接待使马尔尚深感惊奇，深受感动。他认为这些人一定对他们的政府处理拿破仑的方法不满意。事实上，就在拿破仑与英国交战的岁月里，在英国也有一股自由主义的地下势力，钦佩拿破仑，赞成法国革命。现在他死了，称赞他可以平安无事（但当从圣赫勒拿岛的消息传开时，对英国政府监禁的评价又提高了）。

不久，马尔尚获准去法国。他抵达英国十天之后，便带着从圣赫勒拿岛上来的三名仆从，携着三口箱子，登上了去卡利斯的航程。马尔尚不知他所携带的贵重文物在法国海关会如何处理，深感忧虑。海关头目随意挑出一口箱子，命马尔尚打开。箱里装的是拿破仑的衣服。马尔尚在回忆录里说：“从打开的箱子里，大家都看见了皇家近卫军服上的皇帝御帽，帽上有代表法国革命的三色帽章，军服上挂有荣誉军团的勋章。”两名雇员开始在衣服里搜查，海关头目制止

了他们，对马尔尚说：“这些东西应该得到安宁。”三天后，马尔尚回到巴黎家中，发现家人安康，甚为欣慰。

流放者们回到祖国，发现法国一片沉默。法国不需要激情。然而，在被拿破仑推向荣耀的顶峰、又在他不寻常统治的十五年里沦亡的故国，人们仍然热情地爱戴他。但在波旁王朝复辟后，在路易十八的暴政下，人们噤若寒蝉。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深知，拿破仑对法兰西民族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而他们自己又是多么不得人心。六年前，拿破仑从第一次流放地厄尔巴岛打回来，不用吹灰之力就推翻了他们。只要他还活着，这种事情就可能再次发生。在圣赫勒拿的流放期间，波旁王朝不断地搜查波拿巴分子，阻止其各种阴谋活动。其实这都是他们的杞人忧天。现在，拿破仑的消失似乎终于保证了他们的统治。正如拿破仑的老部下芬丁·德·奥多斯上校所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觉得安稳地坐到王位上了。因为即使那个巨人被缚在大洋中央，也是一个可怕的幽灵，使他们发抖，犹如天边的梦魇。”

不管波旁王朝暗地多么高兴，但他们公开不敢表示出来。官方报纸《导报》在第二版的法律栏后登载：“英报报道波拿巴已死”（文章用常用的意大利文拼法来称拿破仑的姓，以此否定他的法国国籍）。和万病多病的法王路易十八缄口不言，他那狂热的兄弟也缄口不言，他的继承者德阿瑞斯伯爵也是缄口不言。德阿瑞斯在长期的流放中，花了大量时间谋害拿破仑，他又阴险又顽固，深知在公开场合不能流露出对自己伟大的敌人的死亡的幸灾乐祸的态度。

恐惧使法国人民不敢抒发自己的胸怀，只能在朋友中私下议论。如果谁公开同情拿破仑，谁就会受到惩罚。有一位

叫科利尔的珠宝商，因为在小件饰物上刻了铭文：“哭泣吧，法国人！伟人已去了。”并将其出售，他被判刑三年。很多人都相信拿破仑逝世的消息，特别是乡下的法国人。六年期间，有很多谣传，如：拿破仑被打死了，被绞死了，被扼杀了，被推下崖摔死了。或是说他从圣赫勒拿逃跑了，住在美国，率领一支土耳其军队与法国军队作战……一年后，在一个偏远的法国乡村，人们说拿破仑住在附近的寺院里；农民说看见拿破仑穿着僧侣服装，骑在一匹马上。

拿破仑去世的消息，不到一星期就从伦敦传遍了欧洲，使那些屡遭拿破仑打败的王公们松了一口气，使那些寄希望于“革命系于一人”的拿破仑解放他们国家的人民倍感悲伤。在帕尔马，玛丽·路易丝从报上得知了丈夫的死讯。拿破仑为了政治上的原因，与约瑟芬离婚后，同这位奥地利公主结成伉俪。这样，奥地利外交大臣马特里克就不必通知玛丽·路易丝了，他曾是他们联姻的媒人。玛丽·路易丝在她的奥地利皇亲支配之下，既没有伴随拿破仑第一次流放去厄尔巴岛，也没有第二次去圣赫勒拿岛。此刻，她决定给亡夫开一个追悼会。她的情夫奈珀格伯爵不准她在追悼会上提死者的名字，她默默地同意了。她于八月十五日给奈珀格生了一个孩子，这天正是拿破仑五十二岁的诞辰。拿破仑十岁的儿子和继承人海格龙——一只小鹰，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立刻哭了。

在罗马，拿破仑的母亲——令人生畏的梅尔夫人，不相信儿子去世的消息。几年前，有位术士说她的儿子已不在圣赫勒拿岛上，去了一个世人不知的地方。后来，她明白儿子是死了，立刻昏倒在地。两个星期来她一言不发。后来她

叶形的种下去較差。

立冬后挖出烏葯根置阴涼通风处，到栽培時間最長不能超过半月，最好挖出后一兩天内就栽，如不可能，要攤薄晾开。把大小不同的分开，分別栽培。

1. 栽 培

(1) 选地：适宜于平壩肥沃的沙質壤土，并要向阳、水源方便、地势較高的地方，粘土地和沙土地都不宜栽培。前作物一般是水稻或苕子，兩年輪作一次。

(2) 整地：水稻收后，放干田水，使泥土逐漸干燥，霜降后开始翻犁一次，深約6—7寸，再耙一次，用石滾压一次。如此再犁5—6次，每犁一次，須即耙压一次，做到土壤疏松細碎，然后做廂，廂寬2—2.5尺(以2.2尺为宜)，廂面略窄，溝深約5—7寸，寬5—7寸，廂做成后，每亩用干糞60挑(猪牛糞及腐熟堆肥)，与廂上泥土混合作底肥。可能时再用油枯200—300斤，碾成粉末与干糞混合堆置半月，充分腐熟后，施入土中。

(3) 下种：冬至节前7天内，用打窩器打好窩子(打窩器是用長方形木板，下面裝有兩排圓錐形木釘排成丁字形，置廂上一压即現丁字形的窩)，每窩按兩芽尖都向溝外的端正放烏葯一枚，一廂栽兩行，每亩栽9千株(最密时1万株)。栽后用溝里泥土复盖上去。

2. 田間管理

(1) 修根：次年雨水节前发芽，春分至清明之間，已長4—5片叶，根上長5—8个小附子，大如黃豆。这时即开始修根，用心臟形小刀把根部周圍泥土掘开，將生出的小

第二章

1955年秋

瑞典哥德堡

海滨城市哥德堡是瑞典敞向世界的窗口。住在这个西南海岸城市的五十万市民都能望见丹麦的卡特加特海峡和欧洲大陆。很多十七世纪就在港口定居的人们都是来自荷兰，他们所修建的水道给古城添上了一层明确无误的荷兰情调的外表。

尽管哥德堡郊外的房屋主要是战后建的，但它却是西方世界标准的郊区。去写维里登的访问者会发现那三层楼的房子与邻近的房子外表一模一样，难于辨认。一位正在那楼房里的客厅看书的人也象楼房一样地寻常，没有什么外表特征，他叫斯坦·弗西福，但他却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和爱好。

斯坦·弗西福长得又高又瘦，一九五五年秋季时他正好五十来岁。他骨架高大，蓄着浓密的棕发，现在已开始变白。浓眉下是深邃的碧眼和高突的颧骨：这一切都象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他的名字亦是如此。弗西福一向彬彬有礼，态度和蔼。他熟悉几种语言，但他讲任何一种语言的时候都带有一种老式的音调。在他那严肃的外表下面偶尔露出的幽默，

寸，先施干糞20挑（最好和充分發酵的油枯200斤混合着上）再施糞水50挑（20挑糞兌30挑水）；第二次在春分修根后，每隔兩株打窩一個，每畝施干糞25挑（如有油枯，可再施100多斤），糞水50挑；第三次在立夏前第二次修根后，施法同第二次，不過二、三次施肥的窩要深些，每次施肥后都要蓋土。

（6）防蟲害：栽后四、五月間，地下有螻蛄為害，可在田間挖幾個寬約2尺，深約1尺多的坑，里边倒些牛馬糞，澆些水，上面蓋些草，夜間螻蛄跑進去，早上可捕殺許多。

3. 輪作與間作

附子連種二年后須換種一年，當地農民習慣在附子田里種其他作物。當年冬季種菠菜，第二年春季種包谷、藍靛、芋頭等，一般都在廂的兩旁，這樣可以增加收入，但不宜過多。

4. 收 穫

芒種后開始收穫（如間種有包谷時，可延至小暑后收穫），用長約5—6寸的雙齒釘耙，挖去附子全株（注意不要碰傷附子），割去葉，把烏頭和附子（即草烏和川烏）扳開，抖掉泥沙，即可出售或加工附子片。

5. 加 工

因加工的方法不同，制成的附片有下列幾種：

（1）白附片：用較小的附子，先在溶有膽巴的水中泡四晝夜，在鍋里煮幾十分鐘，再放冷水里泡一夜，剝去外皮，再放在溶有少量膽巴的水里泡一夜，附子即變為白色，

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记得儿时背诵拿破仑的名言给父亲听，十四岁时他写的中学入学考试作文便是《论拿破仑》，他在文中称赞拿破仑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同一年，他溜出学校去海滨，对父亲说：“我在课桌旁坐得太久了。”他父亲答道：“我理解你。”

年轻的弗西福乘轮船去黑海，被俄国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收留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海洋生涯并不中他的意，于是便勉强返校学专业。他的父亲是外科医生，他想跟父亲学医，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我们家里已经有足够的医学骗子了。”尽管老弗西福尊重医学科学，但实际上却用得很少，特别是化学药品用得更少，很少开这种处方。这点倒与他所崇拜的偶像拿破仑相似：拿破仑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发明了军用救护车，但却不信任医生的药方，禁止使用药片。

年青的弗西福的第一个选择遭到拒绝后，又要求当牙医。他父亲说：“这还差不多。牙医是手艺人，手艺人总是能赚钱的。”后来，弗西福发觉牙医里也有不少的骗子。

一九五五年秋的一个夜晚，弗西福正坐在客厅里，在拿破仑的“注视”之下，读路易·马尔尚的回忆录。拿破仑内侍长的回忆录是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生活的最新发表的见证。马尔尚写回忆录是留给其女儿的，他写道：“我要让你和你的后代了解皇帝是怎样对待我的。”直到本世纪，马尔尚的外孙子——即他女儿的独生子，才同意发表回忆录。回忆录的第二卷叙述了圣赫勒拿岛的生活，刚在法国出售。

弗西福盼望了解马尔尚叙述拿破仑最后病症的情况。这位忠诚的内侍在拿破仑的榻边侍候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久。